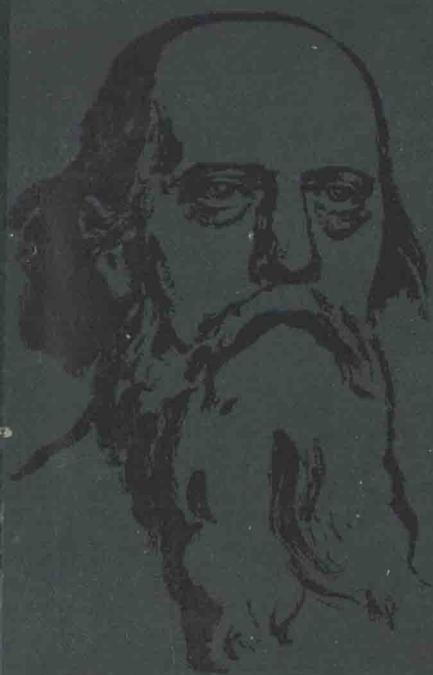




萨尔特科夫-谢德林传

[苏]安·图尔科夫 著

苏联文学传记丛书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传

〔苏〕 安·图尔科夫 著
王德章 杜肇培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哈尔滨

АНДРЕЙ ТУРКОВ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64

责任编辑：孙厚惠 张晔明
封面设计：蒋 明
题 图：张乙迪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传

〔苏〕 安·图尔科夫 著

王德章 杜肇培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1 8/16·插页 5·字数 27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200

统一书号：10093·713

定价：2.3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4
第 三 章	41
第 四 章	71
第 五 章	92
第 六 章	127
第 七 章	156
第 八 章	193
第 九 章	227
第 十 章	260
第十一章	281
第十二章	302
第十三章	335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生平和创作主要年表	355
简明书目	361
译后记	364

第一章



“走吧！”

“驾，亲爱的！”

上帝保佑。”

迎着喊声，车窗里的灯光晃了晃便匆匆忙忙地向前移动了。接着，兵工厂警卫室那阴暗的轮廓离开了视线，向后逸去。一切都成为过去。

三驾马车在铸工大街上飞驰。两旁的房舍无动于衷地闪过去了。来往行人泰然自若地走着，去办理自己的事情。

话又说回来，他还能指望博得同情吗？没押着他在好看热闹的人们的喊叫声中徒步走，就算蛮好啦，他不是曾经让伊凡·萨莫伊雷奇^①在这样的喊叫声中徒步走的吗？

“准是个骗子手！”他记得有个穿褐色大衣的花花公子瞅着伊凡·萨莫伊雷奇·米丘林说。

“也许是国事犯呢！”另一位神色狐疑的先生边回答他，边频频回头张望。

伊凡·萨莫伊雷奇·米丘林死了。几乎跟阿卡基·阿卡基耶

^①伊凡·萨莫伊雷奇·米丘林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莫名其妙的事》中的主人公。

维奇^①一样地死了。他们还算是亲戚。他的外套也是被人偷走了，他也跟他一样，在大人物面前表情总是木然的。

他要知道会造成这样的慌乱，早就死它两回啦。

皇帝陛下让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公爵^②留神，他的办公厅里有个叫萨尔蒂科夫的下属，已经犯了两次过失。

一是未经上司审阅便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已是越轨行为；

一是这些文章表达了一种有害的倾向和企图传播震撼整个西欧的革命思想。

陛下说这些话的时候，前额掠过一层阴影，对此陆军大臣一直铭记在心。

九等文官萨尔蒂科夫被捕了，全办公厅的人都在窃窃私语。

陆军大臣的特任官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库科利尼克^③很晚才回到家里。他面色如土。公爵任命他为侦查委员会秘书。案情变得很严重，彼得保罗要塞司令、侍从将军纳鲍科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

七年前，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曾接到宾肯多尔夫^④的通知说，皇帝陛下愿意读他的短篇小说《中士伊凡诺夫，或大家为一人》，并吩咐他“今后不要再发表违反时代精神和政府精神的文章”。

后来，一场灾难总算过去了，没有把他的短篇小说与萨尔蒂

①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中的主人公。

②亚·车尔尼雪夫（1785—1857），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反动政客和军事家，曾积极参与对十二月党人案件的审讯，1832—1852年任陆军大臣。

③涅·库科利尼克（1809—1868），俄国作家。

④亚·宾肯多尔夫（1783—1844），曾参与迫害十二月党人，1826年起任宪兵总监和第三厅厅长。

科夫的中篇小说《莫名其妙的事》相提并论。但是，现在等待着年轻官员的那种命运（认识财政大臣坎克林之子和有权势的国家产业大臣基谢廖夫·米柳京伯爵的侄子们也都不能缓解的命运），使得库科利尼克担惊受怕，就好象有人提示说，文学家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有时阅读寄给他的《祖国纪事》杂志，很生这个不知谨慎行事的后生的气：他老提这位伊凡·萨莫伊雷奇干吗，这个人“只能看见命运之神整个身躯的背影”，并成天价在首都流浪，却无力为自己找个安身之处！

再说，书刊检查机关也真够意思。他们把无关紧要的细节都一笔勾掉，却把这般触目的场面保留下来。在这个场景里，剧中的主人公第一次意识到：别看大街上的人群平时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可是一旦被怒火触发，就会变成截然不同于寻常的另一种人，团结得紧紧的。

“……于是，伊凡·萨莫伊雷奇听到的又是枪声，又是军刀的碰击声，他感到烟雾弥漫……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舞台；他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民众的每个动作；实际上，他仿佛觉得，所有的一切眼看就要结束；他很想亲自跑到人群里去，和他们一道闻闻那令人神往的烟雾味……”

现在是1848年，正当“那令人神往的烟雾”从法国冒出来遍及整个欧洲的时候，去刊印这种东西，选的可真是时候！

有趣的是，当他自家的小庄园着火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去闻闻“那令人神往的烟雾味”的话，那倒满可以说他是个不怎么明智的作者。真不知道这些踏着果戈理^①的脚印狂热地向前奔跑的年轻人想干什么！果戈理为人高傲自大，他是涅斯托尔·瓦西里耶

^①尼·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俄罗斯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维奇在涅仁中学时的同学。

但是，涅斯托尔·瓦西里耶维奇心地善良，非常怜悯年仅二十二岁的萨尔蒂科夫，尽管萨尔蒂科夫在自己的另一部小说——《矛盾》的开头曾向“追求空洞而夸张的效果”的作者和“疯狂号啕与流血场面”的爱好者们施放过毒箭。

上帝保佑这个步别林斯基^①后尘，诽谤过他所写的剧作的人吧。那个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到死一直受着肺病的折磨。上帝宽宥这个年轻人吧，可别让他也得到同样的报应。

库科利尼克宽大为怀，同情心切，他驱车造访了纳鲍科夫和侦查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他毕恭毕敬地劝说易怒的车尔尼雪夫宽恕作者年轻，没有经验。

于是，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便没有象一年前塔拉斯·谢甫琴科^②那样被发配从军，也没有被流放到高加索去冒枪林弹雨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宪兵上尉拉什克维奇把他押送到了维亚特卡^③。

在皇村中学，萨尔蒂科夫曾是“普希金继承者”候选人之一（每个年级都推举出竞选人），而现在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诗人普希金也是在这种年龄被流放到南方去的。

在普希金的一生中，皇村中学时期也并不是阴郁的时期。他并不象他的继承者那样被迫把自己写的诗稿藏在皮靴里，免得引起教师们的好奇心！现在笼罩着皇村中学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甚至禁止学生在自己的箱子和小匣上上锁，因为学生不得对校长有任何秘密！这种教育方法使萨尔蒂科夫曾活龙活现地联想到一位地主婆干过的勾当：她把身为农奴的“少女们”的睫毛剃光，以便

①维·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文学评论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②塔·谢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③现为基洛夫市。

能更清楚地看见她们是否在绣架前打盹！

皇帝陛下御前办公厅权势极大的第三厅的凶险魔影，也伸展到了皇村中学的宿舍。

据说，尼古拉任命宾肯多尔夫伯爵为第三厅厅长时，曾递给他一方手帕，说：

“你用这块手帕擦干的眼泪越多，你就越忠于朕的宏旨……”

果然不错，从那时起，传到沙皇耳朵里的痛哭声和诉苦的事真的越来越少了。宾肯多尔夫非常了解自己的主子，现在整个俄国就象嘴里塞满令人窒息的东西一样万马齐喑了。

首都的大街和城郊的陋巷早就落在后边了。

拉多加湖怒涛的喧腾也落在后边了。不久前的一场大火，把科斯特罗马的街道烧成黑糊糊一片焦土。萨尔蒂科夫路过这些街道，看到遭受火灾的人们那呆痴的神情时，心里暗想，自己的神情大概也跟这些人的一模一样吧。

阴郁的森林——马卡里耶夫森林和韦特卢日森林，在大路两旁延伸着。宪兵上尉已经沉入梦乡，倚在旅伴的身上不时发出鼾声。旅伴只是懊恼地皱起眉头，但是并没有躲开，因为拉什克维奇在睡梦中仿佛还记得要对委托给他看守的“活行李”负责。

有时，四周也出现一些灯火。这可不是“那凄凉的农村的颤抖灯火”。原来急驰的马儿这时跑得更欢实了，旅者来不及看清四周的景物便一闪而过。毕竟，冬天的冷酷已成过去，狼只不过是好奇罢了。

这是一些普通的、头脑简单的狼，它们连六亲也不认，可怜的伊凡·萨莫伊雷奇在睡梦中和临死前的呓语中仿佛看见了它们。

“‘妈妈，啥时候才能把饿狼全都杀死呀？’孩子问道。

‘快啦，我的好孩子，很快……’

‘全都杀死吗，妈妈？一个也不留吗？’

‘统统杀光，我的宝贝儿，连一个也不留……’”

这些话就应该从小说中删掉。这不是出于慎重，而是为了真实。因为这只是美好的幻想而已。

狼照旧在广场上和大街上走来走去。

狼挨门挨户敲着大门，在吓得面无人色的女人面前总是把马刺弄得丁当作响，在书房里搜寻她们的子女、丈夫和老父，不以为然地翻着书籍和杂志。

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①伯爵小声对格拉诺夫斯基^②教授抱怨说，他现在的处境就象一个人为逃脱野兽的伤害，把自己的衣服一块接着一块地丢给野兽，好让它闲不住，从而保住自己完好。

格拉诺夫斯基边苦笑边想，这位显贵的交谈者把他自己比作衣服的哪一部分呢？

他告辞后乘车到俱乐部去了。熟人们经常看到这位历史学家坐在牌桌前玩牌，所以已经不再感到奇怪，尽管他的演讲曾使全莫斯科都听得入了迷。

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他的公开演说停留在中世纪上。季莫费伊·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读过的法国革命时期的演讲词和文献达五十卷之多，现在就象被封闭似的装在他心里。

关于1789年^③，别说议论，提一下都是危险的。对此格拉诺

①谢·乌瓦罗夫（1786—1855），曾任俄国科学院院长和国民教育大臣，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体制。

②季·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科学家，莫斯科大学世界史教授。

③178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

夫斯基不闻不问，可警察已经在查询他了。

有关他被捕的风闻，传到了在自己庄园悠闲自得的朋友们的耳朵里。这些风闻就象给“睡意蒙眬的当局”悄悄地提示了一下一样。

他坐着玩牌，不时地觉得后脑勺上的头发由于野兽的喘气而颤动。

而另一位历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①已经备受宪兵中校的折磨，等待着这个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有点象狼一样残忍，象狐狸一样狡猾。

宪兵中将杜别利特总是不慌不忙地打量着对方。虽然对方不再穿花条粗布衫，不再戴高高的白色尖顶帽，但是，在彼得保罗要塞被监禁的一年，给教授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个不久以前的囚徒，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精神紧张地听着中校的谈话（在牢房里一些幻觉使得他非常难受）。

杜别利特向表示忏悔的神秘的基里尔-梅福迪兄弟会^②的组织者宣布说，他可以去萨拉托夫。出于习惯，在临别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痛楚：

“您知道，我善良的朋友，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总是拼命追求个人私利，因此才能获得显赫的地位、财富、良好的境遇和舒适的生活。”

他津津有味地数说着这些字眼，犹如把几块精美的食品指给一个饥肠辘辘的人看一样。

“而那些献身于崇高的思想、一心想推动人类前进的人，您自己也知道，正如圣经上所说，穿着羊皮，住在巢穴和地

①尼·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基辅大学历史教授。

②基里尔-梅福迪兄弟会是1845年12月至1846年1月在基辅成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尼·科斯托马罗夫曾是该组织的组织者之一。

洞里。”

维亚特卡的官吏们好奇地打量着新来的年轻人。他一头黑发，个子挺高，但却显得有点笨拙。开始他被分派抄写一般的往来公文。

在外省的小城镇里，所有的人都彼此熟识，任何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就会变成全城街谈巷议的材料。一个新人的出现，会给这座小城的生活增添一些令人愉快而丰富的内容，这就象是给日常平淡无味的食物添加一点辛辣的作料。

维亚特卡的老住户都记得，几年前另一位政治犯——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①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跟萨尔蒂科夫一样，干这种差事。

新来的人原来是官阶最低的，他郁郁寡欢地同自己的“萨维里伊奇”——要塞的职员普拉顿住在陈设简陋的住宅里。萨尔蒂科夫的感受首先是纯思辨性的。

萨尔蒂科夫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伊凡·萨莫伊雷奇·米丘林一样，也把周围的整个生活看成金字塔形：

“他在最低层看到……跟他本人一样的伊凡·萨莫伊雷奇这样的人。不幸者的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了，胸中呼吸急促，头昏眼花。处境竟然如此困苦、可怕，连眼睛都不肯相信了。确实如此，他面前的民众竟成了奇观：民众由一个摞一个的无数的人组成，以致使伊凡·萨莫伊雷奇的头在重压之下变成了畸形，甚至失去了人的模样。

先前曾经是萨尔蒂科夫笔下的典型人物的人，突然间竟成了他本人存在的化身。与这种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相比较，连那毫

^①亚·赫尔岑（1812—1870），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政论家和作家。

无欢乐的童年也使他感到依恋。他写给母亲的信的语气变得生动和热情了。

“从前，米哈伊尔很少写信来，一尝到土地的滋味才知道没有比父母更亲的了，”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得意洋洋地告知大儿子德米特里说。“现在他变了，每星期都写信来，一次不落，一星期接不到我们的信，便感到寂寞，显然痛苦使他冷酷的心变软了。”

抄写完公文以后，写私人书信竟成了一种享受和休息。一提起笔来，总不免要把那些不值得向亲属或其他收信人表白的思想泄露出来。

起初，他简直恐惧公文体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并且总是怒气冲冲地重复着浮士德^①的诗句：

这些古里古怪的词句
使我感到要发疯，
它们好象百十个白痴
在那里齐声胡诌一通。

后来，这些古里古怪的词句使他联想起那力图盖过受严刑拷打者惨叫的丁丁冬冬鼓声。

如果在报告中谈到区长遇到揭竿而起的农民时“毫不难为情地掉转马头向回跑”而感到可笑的话，那么下面这样的话就更不利了：

^①约翰·浮士德是传说中生活在十六世纪初的德国炼丹术士和“巫师”。有关浮士德的传说，成了许多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的题材，如：德国无名氏的作品《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1587）；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马洛的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04）；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1808—1832）等。

萨尔蒂科夫曾读到有关维亚特卡前任省长莫尔德维诺夫镇压不愿种植马铃薯的农民的一段文字：“为了使民众陷入某种窘境，省长下令四十六条枪一齐射击，结果有三十人被打倒在地上。”

当时，“深信政府栽种这种蔬菜的措施大有益处”的农民们跪在地上求饶，于是，大发慈悲的长官“对某些人采取了感化的政策”，放走了他们。

话语象折断的树枝冷漠落地，象敲打的鼓声噼啪作响，唯有那混合着绝望与威胁的号啕哭声不时地从写得很讲究的字母的整齐行列中爆发出来：

“对我们来说，士兵算个什么，可以成千上万地招募！”

但是，“严厉警告当地的农民，对其他人有良好的作用”，“不相信惩罚的人们”是要倒霉的——这些官话盖住了暴怒的喊叫，仿佛是绳索套在活生生的反抗的躯体上一样。

终于摆脱了抄写文件这种苦差事。

副省长科斯特利夫采夫跟萨尔蒂科夫一样，也是亚历山大罗夫中学^①的毕业生。他向校友询问首都的新闻，接着探问新来的下属能不能从彼得堡为自己请准某种得力的推荐。

“那时再决定怎样安排您。您暂时可以不来上班，”他宽厚地结束了这次接见。

有一次，省长谢列达翻阅刚到的信件，无意中发现警察司的处长尼·米柳京的一封殷切的来信。虽然离后来这个名字会引起一些人的狂喜，而使另一些人闻之丧胆的时日还遥远得很，但是谢列达却关切地对待了当时国家产业大臣基谢廖夫伯爵侄子的请

^①即皇村中学。

求。何况请求关照这个悲惨境遇牺牲品的年轻人的，并非米柳京一个人。

这些信件使得省长看到萨尔蒂科夫时总是流露着严峻目光的那双蓝眼睛更加频繁地落到新来的下属身上。谢列达本人很勤奋，不久之后他不仅器重这位流放的文学家的敏捷才思，而且也很器重他那惊人的工作能力。

萨尔蒂科夫成了职位较高的专务官员，授命他编写全省 1848 年的工作报告。

萨尔蒂科夫在这个职位上熟悉了自己的前任们编写的报告，然后得意地笑了。这些报告使他想起了新相识们在打牌和饮酒时毕恭毕敬地讲给他听的欢迎至尊的皇族显贵的那些隆重仪式。

迎接在位的皇族成员，仿佛象一出有平民百姓登场当配角的戏剧，这些配角恐惧地用眼睛瞟着后台，下死手打人的剧院业主从那里给他们打着示意的手势。夜里，在火把通明的照耀下，勤奋地排练着亚历山大一世即将到省内来旅行的场面。讨论要不要仿效人民在“突如其来的”热情迸发的促使下，从御车上把马卸下来牵到自己跟前。（“那可是象征性的场景！”当萨尔蒂科夫摆着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听这个故事时，脑子里闪过了这种念头。）

报告写得也是堂而皇之，就象为欢迎皇上出巡而装饰起来的省内各城市一样。堂而皇之到了不可信的程度，以致连法杰伊·布尔加林都敢于毕恭毕敬地请宪兵队长对此加以注意，他曾以自己的秘密报告博得了宪兵队长的特殊信任：

“纸上写的是幸福快乐，实际上却是悲惨痛苦！编写报告的官员们本人也嘲笑他们称之为报告的诗篇！”

里加总督下属的特任官，后来省长本人以及大臣彼·亚·瓦

卢耶夫^①也持这种意见，虽然后者多年以后才冒着风险把它说出来：

“请看一看那些年终报告吧，到处是尽力而为，到处是获得成就，到处是秩序井然。如果说这种秩序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那至少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请看一看事实，仔细地看看它，把实质与纸上空谈区分开来，把实际存在的东西与想象的东西区分开来，剩下的可靠而富有成果的东西就寥寥无几了。真是华丽其表，腐烂其中啊！”

自尊心很强的萨尔蒂科夫已按捺不住。他写的报告决不应该再跟前任写的那些报告一模一样！……他办公桌上的材料、查询、摘录堆积如山。农民、商人、分裂派教徒、教师、囚犯，他们的职业、生活、需要——所有这一切都应写进报告的章节里。

所有这一切不单单是人和阶层，而是雄辩的辩护者。它们被勉强装进信封，隐藏在信差的背包里，落到某个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办公室里，象土墙似的乱堆着，使大家对官员萨尔蒂科夫的勤勉和热忱感到惊诧。

不过，他所完成的一切工作只得到了谢列达的一声赞许而已。后来的报告的遭遇也是如此。

“落户”到维亚特卡半年之后，萨尔蒂科夫重又看见了向他伸过来的狼爪。

1849年9月的一个晚上，省公署的官员卡巴列罗夫和当地宪兵上校安德列耶夫突然来到他的住宅，按照杜别利特的命令审问了他。

“他认识不认识九等文官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②、圣

^①彼·瓦卢耶夫(1814—1890)，曾任俄国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

^②米·彼得拉舍夫斯基(布塔舍维奇)(1821—1866)，十九世纪中期俄国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领袖。

彼得堡大学旁听生亚历山大·季莫费耶维奇·马杰尔斯基和自由经济学会秘书罗曼·罗曼诺维奇·施特兰德曼；怎样和他们认识的；拜访过他们或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没有；他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是怎样联系的；和他们一起发表过政治见解没有；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否曾建议他参加摘录有关社会制度的书……”卡巴列罗夫向同事发问，他对此项不愉快的委托感到有些难为情。

萨尔蒂科夫一边慎重地措词一边回答“所问的各点”，甚至到第二天去更加确切自己的供词。

是的，他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曾在皇村中学就读过，是高年级的学生；有时他曾到校外参加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举行的“周五聚会”，但是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建议建立的图书室他几乎没有利用过，而且在1845年底或1846年初便不再参加这种聚会了。如果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曾发表过某种错误的思想，那也是出于他大胆妄为。

啊，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你应得到的就是这么两句话吗，我的朋友，我们久别很久了！

让杜别利特手下的人去注意吧，让他们去翻阅那违法的作品《莫名其妙的事》吧，他们也许能提出新的问题来纠缠，就象把刀子插进喉咙：

“作者在描写提议让‘一切统统滚开，滚——开’的哲学候补博士沃尔夫甘格·别奥巴赫特时，是怎样产生的灵感呢？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作者无论是对别奥巴赫特还是对他的一贯论敌‘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诗人阿列克西斯·兹旺斯基都持讽刺态度。诗人阿列克西斯·兹旺斯基在思考对人类之爱的时候，‘总是舔自己的嘴唇，好象刚吃过香甜味美而又油腻的午餐一样’。但是，小